

題目：制服

2009/11/05

已經黃昏，你走在石磚地上。深深不語的，連同憂鬱那樣長的影子今天也格外地沉默。疲倦沿著你的影子緩緩的爬上了你如同沉默一般慘白的制服上衣。深深地吸著周遭橘藍色的空氣，以及微涼的伴隨著日落而逐漸升溫的寂寞；今天格外地想念她，S。

民雄的落葉夾帶著入冬微涼的氣息，一層層堆積在深深的疲倦裡頭呼吸、大口喘氣。深色、沉穩的制服長褲，已經走過不知道幾哩、幾年、幾道歲月；現在依然在行走於磚紅色的沉默地人行道上。此刻的寂寥攪拌了翻滾的思緒，添加了滾燙的青澀年月，然後再重新裝回腦子裡。

一頭靜得寂寞的短髮與她稚嫩單純臉龐；S，還好嗎？雖然倔強的她總是愛抱著胸、噉著嘴的跟你嬉鬧，卻像是烙印一般，那最清晰也最真實的疼痛。重重的跌落了記憶的深淵，倒轉的記憶廳堂中卻是S哭泣的面頰。「我只是受了點小傷。」難掩著失戀的疼痛，她的雙眸已是深深的疲憊。才剛與她的女朋友分手，S無力的將自己埋入她的雙臂中。

她喜歡女孩子。你知道，你也不在意。其實你自己也常常在猜想，你是喜歡了她的倔、她的笑容，還是參雜幾分濃濃的憂鬱？眼角淚光是清澈的，可見S那雙透而明亮的褐色眼珠。你知道，她傷的很重。是不是從這時候開始，她便住進了你的心中？

回溯記憶，緩緩的吸入了一口冷冽所包裹的微涼。喧囂的行車依舊給了你一陣的困惑，就像是懷疑對錯一般的令人感到驚恐。圖書館附近的步道，有棵粗壯、翠綠而看似鬱鬱的樹木，經過那兒的你，始終沒有停下腳步去攫取黃昏給的最後一絲溫暖。是不是你知道，這樣短暫的溫熱，就像愛情的保存期限一樣，只有三十個月那樣的稀少。如同你對S的感情，雖然深刻的體會了兩年，而緣分似乎就如此止步了。

運動會，近千個鮮黃的、躁動的，如同爆米花一般的擁擠。你試著牽起她的手，不知道找不到機會或是下不了決心。S的雙手在你的左側，你卻遲遲無法用力牽起；像是一道你無法跨越的溝渠，深的、黑的、寂寥的讓你心驚膽顫；縱使對岸是你最愛，可要培養勇氣的成長卻仍是需要時間的滋養。

最深刻的，往往都在照片裡頭。你直盯著那張湊到S身旁將相機高舉，兩個人笑著漾出開心、真誠與你小心輕捧的友誼的笑容的照片。那看似眼神中的喜悅都快似滿溢，將淹沒你鏡頭的雙眼，或許你最喜愛的，只有那一瞬間。

拔河比賽。有節奏的，我們拉扯著。爆米花的躁動僵持了整個鬧劇的進行，哪一方會先跌倒、哪一方是歡呼。如同你與S彼此，各自站立在一座隨時會失衡的天秤上，保持著這一種微妙的詭異關係。繫在麻繩上的紅繩，是你努力想要得到，而她卻努力想要讓它維持平衡的：你與S的矛盾。你在等待槍聲響起，而她卻遲遲不讓槍聲鳴放，這就是S。

踏上橋面，對你而言總是段新的開始。就像是陶侃搬磚一樣，你們總是把自己從宿舍搬到了人文館的教室，再由教室搬回了宿舍。日復一日，腦子裝的東西可能就更多了；或許把話說得難聽些，睡著了的雖然腦子是空的，但走著走著，肌肉總還是會茁壯些。

美人樹總是笑著你的痴狂，還有你們那股年輕氣盛的氣息。看多了車水馬龍以及年復一年的紛擾，美人樹在你的印象中已經是一種「空」。它就佇立那兒等著，卻也不在那兒等著。卻直到哪天，你想起了它依舊在那兒時，似乎是一股安慰—安慰你曾經存在。

就像她一樣，在你心中若有似無的空著。

清晰的記憶中，你仍清楚地記著一個星期一堂的體育課。S在籃下與你嬉鬧著搶籃板球的身影。你試著跳躍，將自己的夢或是期望建立在她的跳躍之上。

青春總是揮灑著汗水，和陪伴著你的S的笑容。縱使你知道你與S之間沉默的爭吵總是令你感到痛楚。而在冬日降臨之時，你總是覺得這腳步異常的沉重；在沒有S的籃下、沒有她的笑容的桌椅與午餐時刻…，這一段時日對你而言，可說是一種煎熬。

依舊記得那一段令你哀愁的、她給的疑惑。

晨間，進了教室、放下書包，S一如往常的在你的左側。依舊那麼樣的單純，看似悠哉。而就像是與平常開玩笑一般的，輕手拈了在桌上那渺小的令人輕忽的橡皮擦碎屑，就像是平常與S開玩笑似的口吻以及誇張的動作往你那兒拋去。

你是否常常在思考，那一天的你為什麼要這麼做？

黑板前、講台上的老師上課依舊，思緒就像是忽地斷線一般，飛越了一年多前的日子的短暫記憶。是因為教室空間的熟悉或是…只是單純的想起S？你其實不願意記起這一段的，就如同大學生活總是刻意的遺忘念書這回事一般的自然、一般的出於自覺。

只是，她還好嗎？

這一如往常的你的舉動，令你錯愕的卻是換了S的白眼以及她甩頭就走的背影。彷彿一切忽然變了調；如同忘了將牛奶放入冰箱，隔天依舊不自覺地喝下那般的令人感到痛苦、困惑，以及噁心。總是會感到不對勁的，卻又說不上話的詭異。

「妳怎麼了？還在生我的氣嗎？」緩緩的、輕輕的，你像是隻貓兒般湊到她的身邊問著。

可S卻只是冷冷的撇了一眼後，留下了字句宛如刀割的話語：「你真的很煩。」心霎時是冷了一半，卻也感到些許驚訝。

S是個很倔的女孩子，你懂。可這般的和你鬧脾氣，你卻是不懂了。

下課的鐘聲響起，你與制服的溝通總是令人感到寂靜的莊嚴。縱使四周依舊還是吵鬧。對你而言，這或許是種儀式、或說是途徑？讓你依循著你所踩踏的羊腸小徑，回溯至記憶的長河中。當你看到這源頭，只是想保留著泥土的香氣以及河水的冷冰。脫下了束縛的鞋，讓你赤裸的、奔放的雙足、雙腿穩穩的，自在的沉浸在那沁心透徹的水面下。隨著記憶的水流，一點一滴的吸起，然後緩緩的綻放。

十分鐘。你能有幾個認真的十分鐘？就讓這十分鐘，擺盪在這隨波逐流的花香裡頭或許是好的。

S的不理不睬，總是讓你感到難堪以及難過的。你是知道的。

她便是把鉤子遠離了你靜如止水同思緒般的水面，等待你急迫的無助的跳出水面。願者上鉤你懂。朋友曾替你問過她，為什麼要與你這樣差？為什麼不原諒？S聳了肩說：這樣她先前與你生的氣都沒有用了。

是多麼的倔、多麼的詭異。就像是杯深的如墨汁般卻香醇吸引人的黑咖啡。只是喝下的苦澀與酸楚，卻不是你能夠承受的。那一般黑咖啡，缺少了奶精與砂糖的香甜鮮美，可那股直竄入鼻中的濃醇你卻是愛不釋手。

你還在想著：口中所謂的「十三幫」，顧名思義，裡頭總是有S、也有你，還有我們名之為死黨的幾個。而正因為如此，她和你總是理所當然的在同一組、理所當然的一起衝福利社、理所當然的一起打籃球、理所當然的做了很多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
而你總說年少輕狂。

或許沒有人知道；如此你總是開心的面對 S。上課見到她似乎是成為了你到校的動力，雖然你明白高三的課業總是壓得讓你幾乎窒息、讓你逃避，但卻是見上她一面，這樣對你來說，似乎就足夠了。

是過了幾分鐘？教室外的鞦韆上總是席捲著一股寒意。入冬的思緒忽地跌落，你知道這總是必然的。今天的制服，已經殘留了大學的氣息。好比 S 與你，已經留下了無法抹滅的溝渠；你無法跨越、如同一杯咖啡無法在觸碰著你味覺的最深處，是你變了？抑或是咖啡走味了？

你知道已經沒有對魚鉤子的眷戀了，可總是會想起。卻也說是忘不了的，跳躍起水中的那個場景，激盪了多少水花？

又是鐘聲響起。

已經過了多久？落葉紛紛，而鞦韆旁的三分寒意五分沉靜卻還是靜靜的躺在這兒。陪伴著喧囂，以及落寞的車水馬龍。如同 S，若有似無的在你的心裡頭空著。輕輕的捧起這一瓢清如水的友誼，你知道平衡感不好的你，怎麼會不晃動了漣漪。

你還記得，高三生的學科能力測驗，總是令人冷冽得瑟縮。

提筆、作答，對於未來的茫然，與對 S 的迷惘。你是否也在想著？提起總是要放下的。盡力將自己包裹成一顆實心的洋蔥，讓這一份或許是尷尬的、青澀的記憶，埋沒在你心中深處，讓時間慢慢的消磨，化成淡淡的氣味。